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二十九

明 胡廣等 撰

昭公上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歳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

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

齊　詳見襄公元年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　晉趙武為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為政魯

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衞

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為惠公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昭二十四年

平公辛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入春秋來薛始

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公展輿

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

丘之弟庚輿立是為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輿來奔

齊納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弑斯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魯昭公九年楚圍弑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為靈王楚薳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弑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末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弑闔閭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庚申景王四年 元年 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辛吳夷末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茅堂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

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

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

長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
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
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
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
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
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
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
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
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
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
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
物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
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

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乎討招以滅陳也杜氏曰號鄭地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宋之

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杜氏曰楚雖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

三月取鄆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

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

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苑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公羊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程子曰乗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

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汪氏曰亢禦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問伐莒取鄆何以不書莒或以為鄆國也然否茅堂胡氏曰鄆莒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誅魯乘莒亂奪其邑故隱避其詞特書取鄆爾與書外事詞固異也以鄆為國者誤矣汪氏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劉氏曰公羊云運者內之邑也非也運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運本屬

莒明矣廬陵李氏曰季孫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為乗亂取邑故隱諱其詞然則不乗亂而取之者不貶乎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此亦未當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附録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産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

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

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言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氏曰后子鍼也桓公子景公母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杜氏曰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

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没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劉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仕諸晉也非也如傳所説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于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虚言爾

附録左傳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

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太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杜氏曰大鹵太原晉陽縣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辭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擾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汪氏曰如魏之武士秦之戎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書敗狄譏之也高氏曰箕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則晉益衰矣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

之霸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蓋是時晉悼公卒復有事於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

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也其書入者難詞也陳氏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莒展輿出奔吴

左傳展輿奔吴程子曰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

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

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音預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劉氏曰莒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弒矣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讎是固無臣子之理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魯叔孫氏之賢牛殺孟丙仲壬以立昭子昭子既立殺豎牛仲尼聞之曰叔孫昭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豈其掩義隱賊而忘君父哉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子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報叔孫

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高氏曰莒人弒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為可討也展不稱爵聖人不予其為君也廬陵李氏曰此條莒去疾與齊小白之例同固無疑矣獨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此意似悔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衛衎與剽莒展與去疾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絕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亦係以國則展輿之係國不必求他義也若州吁無知之被討不係國則上文已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困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公羊傳疆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穀梁傳疆之為言猶竟也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乗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乗亂牟利也劉氏曰譏以亂為利也王氏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為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將帥師而疆之然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持其帥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汪氏曰春秋一經書叚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劉氏曰左氏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若是末哉君子

之言也夫展輿弒君而不譏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弒父也藉使展輿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為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公羊云畏莒也非也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疆莒小魯安莒亂何為乃畏莒哉

## 葬邾悼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葢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 附録

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

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

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不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隂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為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

向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
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
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
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
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
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
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
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
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
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
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啟彊
為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謂子產曰具行
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
產曰不數
年未能也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杜氏曰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杜氏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汪氏曰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年十二歲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

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寔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汪氏曰魯君夫人沒則書薨外諸侯沒則書卒而不曰薨或卒或不卒汪氏曰內大夫書卒而公子翬不書卒或弒或不弒汪氏曰外諸侯見弒皆書惟鄭髡原楚麇齊陽生不書弒魯君見弒者但書薨或葬或不葬汪氏曰外諸侯葬魯往會皆書而吳楚之君雖往會不書葬君弒賊不討者亦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郟敖

寔弒而書卒何歟杜氏曰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

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問圍弑郟敖而立春秋書卒而不書弑申之會諸侯從弑君之賊而無貶黜之辭則為惡之人何所懲戒亂臣賊子又何懼焉

茅堂胡氏曰見弑之君有書殺者弑君之人有書盜者有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名氏者有畧而不書者此聖人之精意也若概以一法書之而不當於義則夫人而能為春秋矣圍弑郟敖而不書其以申之會乎明此義其可與權矣雖承其僞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虔弑逆之罪亦著矣王氏箋義曰歸生悼老陳乞流涕而加弑君之罪今圍弑君而不稱弑何也良以圍弑麇之後數行無道暴滅中國其罪惡尤甚益賊臣弑君一國之惡也荆楚滅中國天下之禍故會于

申不殊淮夷夷之也若先書圍弑其後誘蔡侯滅陳蔡之罪尤重故擇其重而誅絶之高氏曰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弑之因自立然則郟敖實弑也聖人書卒者葢春秋新意也張氏曰隱公弑而書薨為魯諱也楚麇弑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弑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陳氏曰圍弑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恒詞猶鄭駢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詞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圍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于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汪氏曰楚虔之戮慶封也其臣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于諸侯

馬用之則虔簒弑之跡不可掩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高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乾谿事起也

附録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慍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辛景王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二鄭簡二酉五年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十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疆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王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來聘于魯蓋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附録**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而有罪一也昆

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及昭元年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

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罪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討之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宵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鸇之發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音旋季孫宿遂致服焉杜氏曰致少姜之襚服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

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禮記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又曰禮不妄說人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葢始諸此行矣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葢進退皆非義也劉氏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卑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譬之鄭衛之處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耳以此觀之為國或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曰禮者

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於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欲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杜氏曰晉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丁歷反杜氏曰禮數如適夫人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令若不獲進見翦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

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見左傳五年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公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何氏曰乃難詞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拒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或問公如晉至河而晉卻之恥孰甚焉直書不諱何也茅堂胡氏曰如晉而見卻雖亦可恥而非惡之大也恥有甚於此者衆矣是以直書不諱舉動人君之大節書有疾乃復則勢當復者也其餘非譏晉則罪公高氏曰公如晉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為文者臣子

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以為公臨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廬氏曰君返臣往惡莫大矣項氏曰自是霸者之令抑君助臣而天下之為君者無以自立而晉之君亦無以自立矣孫氏曰公如晉而拒之季孫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經書公如晉至河者六惟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拒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永嘉呂氏曰如晉而復者六而昭公居其五足以見昭公之自取屈辱由其舉動不能謹於禮也汪氏曰昭公服喪已畢當類見於天子而受命之時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于周以少姜之喪而特如晉親修士弔之事是以妾說人而取辱也晉平以閨闥之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以為嬖妾之哀榮其為盟主抑末矣宣公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為非禮而况於弔寵妾之喪乎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

晋弔晋人辭之及雍乃復則不唯弔其妾而且弔其臣矣春秋書昭公適晋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劉氏曰穀梁云恥如晋故著有疾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廬陵李氏曰昭公如晋未得入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五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也有疾而復者一二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二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也此條公羊以為晋欲執公穀梁以為季氏訴公與左氏少姜之事不同誠如左氏說晋之辭公未為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矣若胡氏說無乃成少姜之為適乎又闕義不從而強為非禮之行亦非也

壬戌 景王六年 **三年** 晋平十九 齊景九 衛襄五 蔡靈四 鄭簡二十七 曹武十六 陳哀三十 杞文十一 宋平三十七 秦景三十八 楚靈三 吳夷末五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歳而聘五歳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

左傳同盟
故書名

# 附録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向叔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寔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

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寔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高氏曰與二

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附録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人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寔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將來今子皮寔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寔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髙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 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汪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六焉此年及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旱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畧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吁可歎哉

附録左傳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大雨雹

杜氏曰記災張氏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啖氏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治道興矣書名者罪其失地非復諸侯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戚脇其主而出之也與鬻音育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

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麗氏事見成公十七年十八年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五代史漢隱帝乾佑三年同平章事楊邠侍中史弘肇樞密使郭儀輔政專權上厭為大臣所制左右嬖幸浸用事郭允明聶文進閻晉卿等皆有寵因乘間言邠等終當為亂上信之遂與允明等謀誅之邠弘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廡遣使齎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兵拒之至趙村為亂兵所弑允明等皆自殺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六年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

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家氏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國政嬖寵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近習間之亂也

附錄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産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産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癸亥景王七年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一宋平二十八秦景三十九楚靈二吳夷末六

#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脇陽臣侵君之象宋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為霰陰侵陽不入為雹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氏爭權脅公專制之象也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毁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季氏之孚也何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冰未為不藏冰如五帝以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為人奸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

推雹災歸之藏氷欲以諂媚强臣抹殺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氷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高氏曰自去年冬至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附録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

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

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諸侯始此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吴出也以為貳也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程氏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如是强為霸者之事王氏曰春秋以來蔡常在陳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屬于楚未嘗先陳衛今楚大合諸侯復居陳上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

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歎所以病中國王氏曰晉嘗與吴為會而殊會之者

不使吳之得同夏盟也此申之會十二國諸侯在會而楚虔寔主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之者徧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甘為蠻荆所役也家氏曰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桼尊卑内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列國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楚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是會也楚主之楚會之是之謂列姦中國諸侯預於是會者辱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頼於鄢城竟莫校杜氏曰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畏其强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

有之天道也事見左傳九年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事見左傳十一年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予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

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悖亂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去順効逆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逆於理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麇書卒不

革其僞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問申之會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豈以靈王為可從乎豈以楚國天下莫强焉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恕歟抑從之者衆誅之則不可勝誅歟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茅堂胡氏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制在蠻荆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夏之衰故其詞變而楚麇書卒畧其弑而不見此變者道之中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張氏曰春秋不書楚子虔之弑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弑之法而楚子麇書卒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從逆黨惡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陳氏曰楚

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后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有十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楚子得大合諸侯于此者中國不振幅裂横潰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楚人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再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高氏曰楚子會諸侯尋宋之盟謀吳也圖伯也蓋中國自晉平始衰齊靈莊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莊公遇弑始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為政不在諸侯故諸侯少安然而晉日以衰政在六卿楚子始求合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矣使晉稍自强其誰敢與爭晉强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故楚偃

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此書楚子諸侯淮夷會於申者蠻荆為主而合諸侯也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國耳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不終與也是以知蠻荒必不能主中國也汪氏曰楚虔弑君篡國僭王肆虐靡攸不為然大合諸侯不敢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非有所畏也蓋其羞惡之本心未敢遽擬古聖王之事猶賊盜之不敢比君子也○廬陵李氏曰胡氏不殊淮夷之說本何休但何休以為楚子主會能行義以誅慶封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其不殊之義與胡氏異矣故張氏削其行義之說而止曰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然後與胡氏合

## 楚人執徐子

高氏曰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爾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陳氏曰外國相

執不書如文十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吴執鍾吾子皆不書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于楚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外國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汪氏曰僖十九年傳稱人不得為伯討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吴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徐氏曰諸侯復序有不與伐者也或問伐吴之役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茅堂胡氏曰欲見諸侯之善著楚虔之惡也為討弑君之賊故曰欲見諸侯之善書執齊慶封弑之故曰著楚虔之惡其旨微矣高氏曰諸侯畏楚之疆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吴之後則中國之諸侯皆去唯屬楚者從之爾人心之嚮背可知也

##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

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為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趙氏曰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所當討故係之齊焉張氏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陳氏曰此執有罪曷為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虢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訖于厥慭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此執分其惡於諸侯也

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遂滅賴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傳遂繼事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家氏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為中國攘暴亂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强横刼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為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高氏曰楚子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吳專殺中國之大夫遂以諸侯之兵滅

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於向戌弭兵之謀也○吳氏曰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耳

九月取鄫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家氏曰前此莒人滅鄫鄫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取而鄫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鄫責魯也王氏曰鄫立莒公子為後今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善因而兼之則惡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孫氏曰蓋莒滅鄫以為附庸今魯取之也楊士勛曰襄六年莒滅鄫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公子為後故以滅言之其寔非滅也故今魯得取之不言滅者諱故以易言之

附録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寛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

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

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襄陵許氏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剥之無咎者歟

甲子景王八年

## 五年

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

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
十卒楚靈四吳夷末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卑公室也毁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公羊傳舍中軍者

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穀梁傳貴復正也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孔氏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内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税入公子弟之税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二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税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毁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

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高氏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之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於齊甍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事見左傳十二年陽虎專季孫囚事見左傳定公五年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家氏曰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

使非家臣内叛有以掣其簒弑之肘則田常
所為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書曰舍
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張氏曰季宿自承行父為政
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
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
詛要之今叔孫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
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
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堅氷之已成也○蜀杜氏曰魯
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于季氏而游亂舊制安可謂
復古復正乎作與舍其寔皆譏汪氏曰襄二十九年
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
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
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强
已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
卿比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
復正非也荀曰從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

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位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勞屈生於菟氏晉侯送女於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丘

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屈申之為人臣也自殺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覊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汪氏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於辱蓋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附録**左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

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

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〇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汪氏曰書以書奔貶牟夷書來責魯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

如以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何氏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襄陵許氏曰鄟會號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家氏曰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秉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已之私有不曰魯之内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葢置其君於陷穽罟獲之地將使晉公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

計意如遂君之謀寔兆於宿矣汪氏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

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汪氏曰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公羊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穀梁傳狄人謂賁泉水名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杜氏曰蚡泉魯地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而受牟夷敗莒人不顧伯討君

辱此書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高氏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劉氏曰公羊云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

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狄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狄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悉謂之夷乎甞稽書卒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又云嫡得之則秦未盡用俗禮安知彼不名者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

遇師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啟彊待命於雩婁禮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亂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處於僻陋而劉敞以為其寔不同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

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史記秦紀顓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後為秦若水為徐穆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黃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乃稱偃王楚後稱王史記楚世家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為火正祝融生陸終陸少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封於楚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立二子為王吳越因遂稱王史記吳越世家太伯犇荆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越二十餘世至勾踐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

秋擯諸中國雖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列號則舉其始封正名則黜其僭妄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愼絶人亦春秋之意也陳氏曰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强也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謀之失也汪氏曰楚虔乃蠻制篡弑之賊其從之者有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人所以稱責蔡陳許諸君之從楚也廬陵李氏曰此書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五年書於越入吳十四年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黃池之後又書於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條書人

附録左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 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

辛宋平四十秦哀公元

年楚靈五吳夷末八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杜氏曰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不廢喪紀禮也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録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産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高氏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旣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

盟于北郭美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杜氏曰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美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事見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 汪氏曰史記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宦者趙高為中軍府令兼行符璽事始皇至沙丘病甚賜長子扶蘇書未受使者崩趙高與丞相李斯文幸宦者五六人祕不發喪高謂公子胡亥曰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高與李斯謀斯不可強之乃相詐為詔立胡亥為二世皇帝高為郎中令用事教二世嚴法峻刑誅罰日益刻深陳勝等作亂及沛公屠武關高懼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為王嬰刺殺高遂降漢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 汪氏曰前漢書石顯傳宣帝任宦官弘恭為中書令顯為僕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委以政事蕭望之以顯專權言罷中書宦官被譖自殺自是姦邪並進

卒移漢祚後漢書宦者傳明帝以後置中常侍十人和帝時竇憲專權帝用鄭衆謀誅憲遂超官卿之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養子嵩位至太尉嵩子操遂遷漢鼎寵王守澄田令孜音兹以亡唐汪氏曰唐書宦者傳玄宗增宦官衣朱紫千餘人稱旨者輒拜三品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李輔國以尚父顯程元振以援立僣魚朝恩以軍容重其後陳弘志劉克明弑憲敬而穆文之立皆王守澄專之文宗欲誅宦官不克遂以憂殂武宣懿僖皆宦官所立僖宗童孺政事一委田令孜令孜恃藩鎮之誅劫帝奔竄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而王室亡矣而不知鑒覆音腹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

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以相似而平公不知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之哉

附録左傳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

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吴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吴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吴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宫廏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髙氏曰三書伐吴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吴也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吴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吴乃移兵有事陳蔡至

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敗也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强而遠强暴者今始通好于楚益不待遂啟疆之名已服楚而將朝之矣王氏曰昭公内見廹於强臣外見絶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蠻夷宜其終見逐也○高氏曰左氏以為弔敗非也楚恃强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蓋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

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汪氏曰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賄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强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春秋大全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 春秋大全卷三十

明 胡廣等 撰

## 昭公中

丙寅景王十年**七年**晉平廿六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八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末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

退侯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内曰暨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强吴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何氏曰時魯方結婚於吴外附强楚故不汲汲於齊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陸氏曰爾雅云暨不及也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非魯志也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

所貴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外援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何氏曰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劉氏曰凡平者舉國而已故不稱其人於時昭公外娶於吳而朝聘於楚深恃其威因此以强逼齊為平夫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昭公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汪氏曰書及者乃汲汲而從他書暨者他人不得已而從我而我遂暨之也若宋辰暨佗彄出奔是佗彄不得已也蓋魯倚强夷之勢是以齊不敢軏

魯而反求平於魯也或疑春秋書及齊平及鄭公皆舉其國而不言君臣與衛人及狄盟書法不異若狄之者吁是不然凡會盟則目其人凡平但以國言之鄭人來輸平鄭使微者納平於魯及齊平及鄭平魯使微者納成於齊鄭故書及某國平若曰為平於某國耳下書叔孫婼叔還涖盟會於夾谷所以結成也茍以齊鄭舉號為貶則平莒及郯邢衛許蔡之遺於某諸稱國以殺大夫之類皆可謂外之乎〇劉氏曰左氏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為平也杜云燕從齊求平然下云齊侯次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于虢而燕乃行成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魯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章灼不疑廬陵李氏曰禮記曰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於齊可知矣春秋書暨二又見定十

年但諸家皆以暨為巳之不得巳而劉氏獨以為人之不得巳齊以莒故與魯搆怨魯挾吳楚之威强齊以平耳據此說似與宋辰强仲佗石彄之暨合然胡氏蓋用其說而不用其暨字之義又曰按左氏注暨齊平者齊求於燕而與之平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蓋杜氏從許惠卿之說也趙子陳氏亦從之陳氏曰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齊侯伐北燕納簡公庶幾乎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姬與其寳玉而還不書平是予齊以定燕也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平盟于鹹次于五氏皆特筆也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蓋不與齊也此說固善但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洫盟正與叔還洫盟之事相類且左

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五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

疏强增曁字以實之非

# 附録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於王

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閲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臺也王事无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不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願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受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

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高氏曰楚靈非强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吴人之鬬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脩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驛馳歲不遑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功於諸夏也汪氏曰昭公屢朝於晉而不納又迫於强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義并見襄二十八年

叔孫舍如齊涖盟

穀梁傳莅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附録左傳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

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无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莱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鬛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无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産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産莒之二方鼎子産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産

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歳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産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

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

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汪氏曰自如楚今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附録左傳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汪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

紇嗣是
為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曽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封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

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景王十一年

# 八年

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

# 春

## 附録

左傳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

之謂乎是宫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陸氏曰稱弟以殺世子既罪其逆且言骨肉相殘又譏陳侯失教也招以公

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在良反殺偃師以致大冦宗社覆音腹沒罪固大矣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汪氏曰隱七年傳書盟書師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

私今按此書殺世子亦罪其寵任之私也

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陳氏曰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于二公子為是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斥君之辭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世子資以强輔而齊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溺愛法不勝私也悲夫汪氏曰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痤之誅權在于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于亡陳哀基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戕其國本而且以憂殞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於晉獻宋平者歟故申生與痤皆自君以殺唯偃師之殺目陳侯之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章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討招

而公子留之變實亡陳之本也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杜氏曰憂恚自殺高氏曰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不書留弑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縊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見君有命哀雖不縊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死生之際善惡之嫌賞罰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也

叔弓如晉

左傳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襄陵許氏曰財
費則國貧役煩則民叛締搆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
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
于危亡而不自知葢諛之者衆也當楚之隆勢專諸夏
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為安榮平公可謂志卑矣
高氏曰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虒
祁之宮而諸侯皆往賀之晉之
效尤如此霸業之不振宜哉

##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
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
人也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
上也茅堂胡氏曰干徵師稱行人殺非其罪也劉氏曰
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何楚惡陳公子

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家氏曰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汪氏曰穀梁云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非也書曰行人則非有罪矣苟若有罪何為不以殺夏徵舒之例書之乎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氏曰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茅堂胡氏曰留既為君矣而曰公子其意不當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不曰陳留何也留立于招爾未成為君也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别嫡庶也

秋蒐于紅

書蒐始此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

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轂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杜氏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

薛氏曰春田而夏行之于紅非常處也非時之狩不于其常地見三家之擅也舍中軍變軍變蒐禮見兵權之移于下且奪民時也

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

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姦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也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利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茅堂胡氏曰昭定之蒐皆不言公權在三家也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高氏曰蒐非秋事也紅非蒐地也況

當旱歲乎按傳紅亦大蒐而不言大者以無君故微之首一見也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境則其地亦廣矣四蒐皆書大而此獨不稱大者道著公不得與而歸惡於三家也○劉氏曰公羊曰以罕書非也穀梁曰正也亦非也蓋不學周禮者廬陵李氏曰經書蒐五昭十一年夏比蒲二十二年春昌間定十三年夏比蒲十四年秋比蒲皆書大者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此年不書大者杜氏以為經闕者或然至謂時史闕畧仲尼畧而從之者非也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之而穀梁以秋蒐為正公羊以為以罕書以亟書者皆非也其胡氏陳氏詳矣胡氏本劉質夫公羊說見定十四年

附録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

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

遂和之如初

##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茅堂胡氏曰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詞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奐行之而非過之所欲為爾過不欲為招於是歸罪於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

而不去其官也春秋坐招殺偃師於前又書楚師殺陳孔奐於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孫氏曰其言陳人殺其大夫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殺之為文臨川吳氏曰按哀公屬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太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懼楚人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欲免已人其可欺乎

大雩

杜氏曰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

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穀梁傳惡楚子也徐氏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書其殺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齊侯使國佐及國佐盟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已滅陳也杜氏曰孔奐招之黨茅堂胡氏曰楚師滅陳曷為不以號舉而稱師見挾衆恃强肆行暴虐莫之較也覆人邦國為至不仁宥人亂賊為至不義又討其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斧鉞加人

而以手撫之也而惡可掩乎其所執所葬皆繫于陳者深著其滅國之罪也公子招固有罪矣當莊王之殺徵舒也置其君而反焉今執招而遂滅陳聖人不與蠻荆滅中國故雖招有罪而猶以公子書之見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故書公子招也孔奐嘗與楚子通謀師招實主謀而孔奐行之故書曰殺陳孔奐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王氏曰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圍以滅陳者旋以不忠見戮奐陳之賊臣也蓋殺世子偃陳及棄疾立又封吳于陳則知放招殺奐蓋討其殺偃師也陸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奐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淫刑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高氏曰春秋書殺他國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見蠻荆暴虐之甚廬陵李氏曰楚之討罪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書法皆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楚師所據魯豈于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曰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家氏曰自春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重辭之複閔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墟人之國也○趙氏曰左氏云袁克葬之按國已滅矣克又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
葬乎

戊辰 景王十二年 九年 晉平二十五 齊景十五 衛靈二 蔡靈十 鄭簡三十三 曹武三十二 陳滅 杞平三 宋平四十三 秦哀四 楚靈八 吳夷末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杜氏曰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感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陳氏曰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于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高氏曰中國諸侯為蠻荆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柰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如晉之事有以使天下之宗楚矣王氏箋義曰内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

陳也

##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杜氏曰譙國城父縣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或問許四遷葉夷曰羽皆楚遷之而以自遷書何也茅堂胡氏曰許遷于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可諸侯再伐許許男如楚請伐鄭遂卒于楚楚為之伐鄭而後葬靈公其仇怨深矣至是鄭子産為政四鄰畏之而楚方滅陳故欲遷于夷以還鄭而楚使棄疾遷之也高氏曰陳滅許遷皆中國無伯之故也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蜀杜氏曰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于夷春秋詳録以見許之危弱不

能自守矣廬陵李氏曰穀梁疏曰邢衛之遷皆書月令許遷畧而不月者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一邑之移故畧之不得從國遷常例

附録左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穎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

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左傳陳災鄭禆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于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于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于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

弗革者葢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于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高氏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邾鄘二國既為衛所并聖人還存邾國鄘國之風亦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家氏曰陳已為楚所縣俾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于夷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朱子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黄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趙氏曰左氏作災公穀皆為火按前後未有書外火也小事若一一書之不可勝記且諸侯亦不當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廬陵李氏曰

此條公穀說本可通但穀梁以為國曰災邑曰火公羊以為天意存陳者皆非也

附録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高氏曰此暨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居鄆時也其來久矣

## 冬築郎囿

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内制于强臣外輕于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娱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囿非以為講武之處特以為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虚器而猶興築囿之役其為季氏敺民矣

己景王十己三年 十年 晉平二十六卒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十一鄭簡三十四曹武一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末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兹歳在顓頊之虚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

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禄凡公子公孫之無禄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

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高氏曰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宫欲伐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書高彊非卿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高氏曰公羊以為晉臣蓋見晉有欒氏而誤爾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

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王氏曰經書三卿而傳止書平子則季孫主兵而叔仲副之也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師項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經皆據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徒然猶使公臣帥之也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王氏箋義曰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為政也高氏曰是時魯間晉之

哀故三卿帥師同伐莒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為已功也杜氏曰取鄟不書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陳氏曰内取邑悉書於是取鄟不書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鄭匡不書哀元年取晉棘蒲不書○廬陵李氏曰陳氏云鞌之戰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葢二卿之將佐也今舍中軍矣昌為書三卿帥師葢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居守也自是託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此說得之又曰左氏用人於亳社之說事不經見恐魯未必至此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廬陵李氏曰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有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夷儀重丘澶淵于宋澶淵于虢之會盟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祝柯圍齊無貶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杜氏曰無冬闕文○汪氏曰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桓公四年七年削秋冬而貶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書十二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則傳受承誤而漏之耳況經無取孟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庚景王十年四年

十有一年

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弒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高氏曰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傳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穀梁傳稱時

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陳氏曰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夫于厥慭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昌不於此焉病晉合八國于厥慭

而不能師甚矣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宜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汪氏曰襄三十年般弒景公而立昭元年使大夫會虢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按晉人請負芻於晉曰若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逆之罪萬世不貸然楚虔屢寵之以會禮令利其國顧用詭謀詐計醉以酒而戕之惡在其為討賊哉楚莊殺

徼紓猶曰假討賊之義今此直誘殺蔡侯非討賊也是忘其為亂賊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汪氏曰謂討其與弑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在宮者盡誅之也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

殺戎蠻商鞅以是紿徒亥反魏將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拒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大破魏師秦人以是劫懷王史記楚世家秦昭王遺懷王書曰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乃詐令將軍伏兵武關號秦王楚王至則閉關遂與西至咸陽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

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通鑑乾元元年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其終當叛亂勸上以烏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令圖思明承恩至范陽謀泄思明殺承恩及其黨憲宗之給王弁通鑑元和十四年沂州役卒王弁作亂朝廷議興兵討之恐青鄆相扇繼變乃用曹華為沂海觀察使除弁開州刺史賜告身中使給之弁即日發所在減其導從遂械繫斬東市華至許團沂卒千二百盡殺之司馬公曰楚子虔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陸氏曰般弒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為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而殺之雖當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稾疾不能諫止又

帥師圍蔡此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高氏曰蔡般弒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弒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又曰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尚能有拒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陳氏曰諸侯之罪非滅同姓不名邾文公用鄫子未嘗名之楚虔何以名以蠻荆殺中國甚矣蔡般夫人之所得討也曷為謂之蠻荆殺中國楚子假大義以號于天下放陳公子殺蔡侯於是滅陳蔡是之謂討賊歟殺中國之君大夫歟國君見殺者如鄫子戎蠻子恒不名蔡侯何以名自楚商臣而下弒父無討者必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焉爾故名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五月齊歸薨杜氏曰胡女歸姓汪氏曰襄三十一年左傳敬歸之娣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

薨葬

大蒐于比蒲

左傳非禮也公羊傳大蒐者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其曰大蒐越禮也高氏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强車徒日衆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王氏箋義曰蒐于紅夫子黜三家之盛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於比蒲故書曰大蒐君有

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薨而大蒐非禮也

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家氏曰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旣尊以夫人之稱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為輟是强家之不忌君故智者知公室之將卑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內也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

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臨川吳氏曰服武王之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葢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五代史唐紀天祐五年克用卒長子存勗即王位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黨直抵夾寨分兵為三道鼓譟而入梁軍大敗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五代史東漢世家顯德元年太祖崩世宗即位劉旻聞太祖晏駕請兵于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旻旻自將兵三萬趨潞州世宗親征與旻戰于高平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

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汪氏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卒哭弁絰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之常事乎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親盡矣高氏曰始也盟蔑盟趡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貜會盟自是何忌盟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

君盟魯邾之强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汪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溴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祲祥以脩好也○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畏之時而稱得禮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

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己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杜氏曰不書救蔡不果救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

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音旋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别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别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

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汪氏曰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慭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夫恃强并弱春秋之常也故厥慭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臣弒君子弒父非常之變也故于亳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貶絶以見罪惡

**附録** 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葢以築防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

所以惡楚子也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旣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陳氏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以用之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孫氏曰言世子

有者有未立也公殺國還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葢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有之為者

盡於世子矣高氏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衆强滅之也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滅國而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為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蠻荆必以蠻荆為可恃也今蔡侯既為楚人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又為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世然則從楚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楚子誘人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此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録之者非專罪楚人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絕諸侯莫敢救致狂楚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向戌之謀實何利於中國哉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楚之暴也汪氏曰申無宇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于外其國被圍于內狼狽憂虞未能備為君之禮其

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劉氏曰公羊云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予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丈反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信也廬陵李氏曰有之稱世子公羊以為此未踰年之君宜稱子今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此說胡氏已辨之矣穀梁以為不與楚殺也其注尤無意義獨胡氏主劉氏之言為得之其用之之義左氏以為祭山范氏以為祭社公羊以為用之築防何氏曰持其足以頭築防也左氏是

附録左傳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

城何如對曰鄭京欒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辛未 景王十五年

十有三年

晉昭二 齊景十八 衛靈五 蔡滅 鄭簡三十六 卒 曹武二十五 陳滅 杞平六 宋元二 秦哀七 楚靈十一 吳夷末十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杜氏曰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

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偃高奚玄孫陽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燕茅堂胡氏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高氏曰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款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于别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此張氏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家氏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入于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陳氏曰于陽内弗受也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款衛世子蒯聵也是内弗受之辭也○劉氏曰公羊云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豈悉如此殘缺乎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毁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毁曰子産過女而問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毁矣既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毁之則朝而塴弗毁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毁之曰無若諸侯之賔何子産曰諸侯之賔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賔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禮禮無毁人以自成也髙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于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産相之薫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為春秋之賢諸侯

#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懐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髙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附録左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茅堂胡氏曰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雖微季孫氏其能遂乎家氏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附録左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晏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

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强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六月葬鄭簡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家氏曰虎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附録左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公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

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强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

美則裳參成可箴猶有闕也箴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陳氏曰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慭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必將有以也則慭有奔焉耳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慭不克而以費叛慭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

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

趙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宫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高氏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廬陵李氏曰僖十五年書楚人伐徐敗徐之後徐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吳故也

晉伐鮮虞

左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故

書晉伐鮮虞外之也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豈伯國所宜為者哉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壬申　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　晉昭三　齊景十九　衛靈六　蔡平公廬元年　鄭定公寧元年　曹武二十六　陳惠公吳元年　杞平七　宋元三　秦哀八　楚靈二十　弒　吳夷末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費内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

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高氏曰費季氏邑也叔弓帥師圍之見家臣之强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蒯不思之甚也○劉氏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失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諸侯必無僭

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委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正己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汪氏曰經書帥師圍内邑者五圍棘者復汶陽田而棘不服也圍費圍鄆兩圍郈者家臣強而以邑叛也復本國之邑而書之如攻他國之邑者譏不能修德以服其民也討本邑之叛而書之如復舊邑者譏不能正己以馭其臣也故曰治人不治反其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

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宫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元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弒立也歸無惡于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

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杜氏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於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覲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

晉於欒盈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若去國雖久而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禮記曲禮注君不絶其祖祀復立其族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羇待比以國氐音旨禄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

臣之義也資中黄氏曰比立時靈王未死使靈王若得復國則比自是首惡無疑或曰虔弑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

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蘇氏曰比將為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比迫於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弒而弒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高氏曰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弒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弒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於楚又曰弒於乾谿者非比親弒之也加之罪耳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弒其君乎然棄疾脅比而立虔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虔未必死棄疾

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為君則成虔之縊者比也比效死不立則可矣既立又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之受其名也已享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寘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家氏曰虔雖簒弒之賊然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為簒弒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容矣始虔之簒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郟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為義簒者為賊從討州吁無知之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比雖未嘗事虔然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為君而虔死不曰弒君可乎○汪氏曰公羊云歸無惡於弒立夫弒逆大惡聖人不以妄加於人豈以無惡而稱弒乎穀梁亦云言歸非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然里克商人陳乞之弒皆不日豈皆不弒乎穀梁於許買之弒則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正不弒也或曰或不日皆曰

不弒若何而明之哉今考之經齊連稱管至父弒諸兒而立無知為君則書曰無知弒君晉夷臯州蒲既弒而後公子黑臀公孫周歸于晉以為君則不書黑臀與周為弒君也春秋以弒虔之罪歸獄于比者蓋楚共之子長則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已次居幼不足以服國人故脅比而君之而虔之殞實在比立之後叔向謂比涉五難以弒舊君當時蓋亦以比為首惡矣隋煬無道其臣司馬德戡裴虔通等與宇文智及弒帝推智及之兄化及而立之雖化及聞謀變色流汗迎入朝堂戰慄不能言而邵子經世書朱子綱目皆書化及弒君且不以煬帝為弒君父之賊而末減也其得春秋書楚比之義矣

#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
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
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
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
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
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
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
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
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
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
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
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
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
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芉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
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

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兵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

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弑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禄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

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汪氏曰比未能君楚故不為棄疾之君也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汪氏曰比簒立為君而棄疾不以賊討比則是殺比而奪之位雖微傳其事著矣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趙氏曰棄疾假立為

君國人心亦未服比雖立亦未如君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也不言棄疾之殺其兄比亦殺兄俱無骨肉之愛也張氏曰公子比已為王棄疾為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書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譎殺之也比貪為君之利不能效死不立不得不伏首惡之罪若夫分未正而以譎殺之於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君也高氏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簒之改名曰居蓋殺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改名虔公子棄疾改名居陳氏曰比蒙首惡之名則殺之宜稱人其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弑棄疾為之也則是以公子殺公子耳非討賊也書弑其君比則比疑於齊舍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於石碏雍廩不然是兩下之獄勿書可也春秋之脩辭謹矣盧陵李

氏曰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真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國若實君比則不當不書其君書公子則比異於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異於石碏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於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也○汪氏曰公羊作弑公子比夫弑者下殺上之辭故雖里克弑君之子猶書曰殺安有書公子某弑公子某之文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

諸侯于平丘子産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汪氏曰劉子獻公王卿士平丘在陳留長垣縣南

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

人暴横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
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
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
法家拂音弼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
禮格君心内結夏盟外敵王愾復悼公之業若弗暇
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宫室
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
甲燿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責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張氏曰晉平主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誇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斃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洽親暱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隳霸業也陳氏曰晉之不自強於主盟自重丘而後皆大夫爾於是復合諸侯叔向請之劉子臨之諸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不預盟列國之君大夫旅見於楚晉之合諸侯

由是止鄟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汪氏曰晉主夏盟不競於楚久矣以諸侯皆貳而會平丘然不能脩德以感人心而徒示甲兵之威不能辨分以服人心而乃盟天子之老是以雖大合十三國之君而臨之以劉獻公文悼之會盟未有如斯之盛而卒失霸業者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晉昭在位僅六年始會八國之大夫而不能救蔡繼會十三國之諸侯而不能振霸業其亦不足稱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

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

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以自為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

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汪氏曰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諸侯畏之汪氏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汪氏曰首止葵丘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故書諸侯盟此不書諸侯而但言同盟則劉子亦與是盟也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諸侯同有懼楚之心故書同盟會與盟同地再書

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葢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汪氏曰劉氏意林謂平丘興滅繼絶推其美殆與葵丘明王禁無以異故曾會盟同地而再言之今考陳蔡之復國實由於楚而晉昭未嘗有懿德美行超絶卓異非常之迹也謂春秋美平丘過矣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求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

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許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强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家氏曰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惰茍安無復自强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為會于平丘號召諸夏如病痱沉痼之人强自支拄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為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

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高氏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弒逆之罪亦足以强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此何所為哉雖然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為之少安亦由此盟也○廬陵李氏曰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蓋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將有可為之機矣惜乎叔向以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以威力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穀梁以為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為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陳氏則又幸晉之能合諸侯而罪諸侯之不能崇晉亦是一說

## 公不與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程子曰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以中國同於蠻荊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

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已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茅堂胡氏曰叔向之言北宮黝也魯人之言曾子守約者也魯人能言而不能信故恐而不敢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後世故直書其事而不以為諱也高氏曰此晉侯聽邾莒之訴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夫晉侯與公同體當同心同力以攘

夷狄而諸侯咸會乃聽邾莒之妄訴與衆棄公不以比數孫氏曰與與公同事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如鄭陵之會晉自不出其不足以宗諸侯矣於晉唯令之從豈其獨能違衆不盟乎推穀梁之意○劉氏曰穀梁云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也公以與為相與之與推春秋之意以與為與及之與汪氏曰或謂春秋揭公於不與盟之上則是不與盟之意主於魯非也沙隨之不見公不可言公不見而平丘之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盟公此屬辭之體也苟曰魯昭不肯與盟則其會諸侯于平丘果何為乎廬陵李氏曰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於同盟之罪實為幸也胡氏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為善則固宜以不與為譏公矣公羊以為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自公不肯與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蓋如胡氏則以沙隨

不見平公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為曲直之辭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公不與自相對為曲直之詞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說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

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强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

不共汪氏曰謂不供晉貢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汨於私欲但知以霸令威魯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季孫得逭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㐲強家故也

附録左傳子産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産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産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臨川吳氏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廬陵李氏曰公羊以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為例故此條致命以為不恥也此說似然矣但其下文以為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云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封陳蔡以說諸侯諸侯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公直不與也其說無據故不取

附録 左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汪氏曰許胡沈道房申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何氏曰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廬與吳

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籍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於已以說中國而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楚人得滅而復之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蠻荆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

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絶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孫氏曰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説中國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聖人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蠻荆孔子以陳蔡二君自歸為文所以抑强楚而存中國也臨川吴氏曰楚虔滅陳蔡而并其土地廬蔡靈之孫吴陳哀之孫當有其國而為君者也故其復國也書國書爵書名如失國之君歸其國然究亦歸而篡國者也不當有國故不係國○王氏曰齊桓之存亡國春秋雖不予以專封之權猶不没其救患之美故書城楚丘城緣陵而不書城衛杞也楚虔滅陳蔡而棄疾復其國春秋既不予以擅權

而專封亦不予其悔過而繼絶故止書蔡平陳惠之歸其國而不言自楚歸若二國之自能興復焉爾公穀以為二國之復出于平丘之諸侯夫厥慭之大夫欲救蔡而不能救豈以陳蔡之地旣入于楚中國諸侯不興兵伐楚而遽能復之耶資中黄氏曰二君歸國是已入國來告之詞則楚之復二君在盟以前矣若以二君歸為晉盟之功則其歸當在九月十月今盟後便書歸未聞盟之功如此神速也廬陵李氏曰二君書法與衛侯鄭歸于衛同所謂同於舊有國之例也諸説皆通胡氏此條不稱復歸之例似與不書復絶之也之例不同夫旣不與楚虔之得滅當書復以見其未絶何得反不書復乎穀疏曰不言復歸者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復歸其説似可通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傳禮也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陸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劉氏曰穀梁云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非也楚本不當滅蔡則蔡雖滅非滅也不為諸侯而成之也茅堂胡氏曰夫不與楚滅使蔡侯得以禮葬其祖信矣葬自內録我有往則書而靈公者即世子般也前葬其父今葬其身於此見恩意之施於般厚矣不以其有罪明矣乃以此為成諸侯之事殆非春秋之意乎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汪氏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丘之同盟而猶欲託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

亦甚矣宜其見辭於晉而不得入也

## 吴滅州來

左傳令尹子旗請伐吴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吴猶在楚也子姑待之高氏曰成六年吴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春秋詳楚伐吴畧吴伐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吴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王氏曰州來本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為附庸及玆楚亂吴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見其滅之之易也

附録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

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春秋大全卷三十